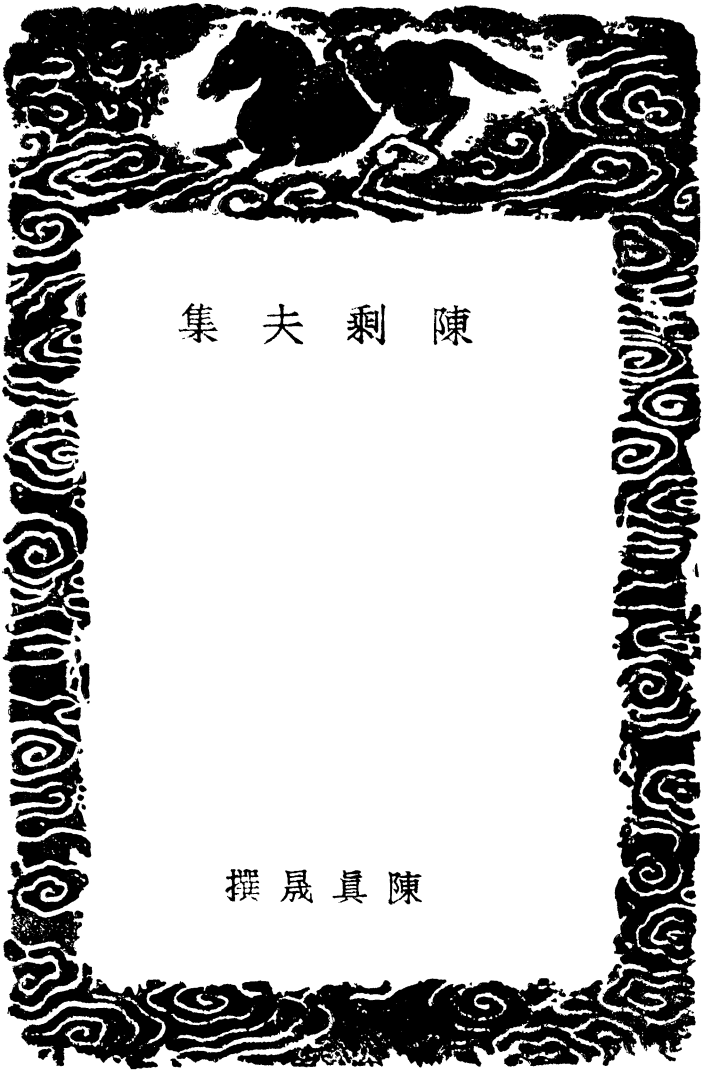
陳剩夫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剩夫集

陳眞晟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陳剩夫集

明史本傳

陳眞晟字晦德漳州鎭海衞人初治舉赴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恥之棄去由是篤志聖賢之學讀大學或問見朱子重言主敬知敬爲大學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說專心克治歎曰大學誠意於鐵門關主一二字乃玉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取程氏學制次采朱子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一著學者之心法天之運終言立明師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畢圖說之意書奏下禮部議侍郎鄒幹請寢其事眞晟歸聞臨川吳與弼方講學欲就問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閩潛思靜坐自號漳南布衣卒於成化十年年六十四眞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雖未與與弼相證要其學頗似近之

行實

林　雍

先生諱眞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往往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苦倭寇乃設鎭海衞以保漳之東土而籍莆人泉人來爲戍守其父安隸本衞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歲卽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囂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初時謂今世取士實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之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往往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常語人曰入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眞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爲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

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漫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敕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敕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終不能推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得者。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值。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吾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吳謂草廬。許謂魯齋。）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鎭海。初瓶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正。布衣有功於世教多矣。時其父卒年七十三。葬葬在鎭海大堂山後。舊名一枝梅。題曰陳布衣祖墳山。布衣生於鎭海。遷於龍巖。以鎭海室閭丘墓姪似祖。仍居焉。布衣作教於漳之玉州。一日游江東之定山里。曰。此仁里也。可以居焉。里有陳震陽者。家給守禮。食餼於邑。時之人傑。見而異之。於是以同譜而聯同胞。廬舍田宅悉分與共。曰。世世子孫無相遺也。日與震陽離經論道。共數晨夕。時漳之人士。咸景慕焉。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董坑。其地清曠無所礙。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

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姚憲副鎭表章先哲。郡守陳洪謨謂先生漳產也。乃上其事。始入祠配享。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稾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爲編次。名布衣稾云。

原序

天下之事患其本之不立不患枝葉之不遂患其源之不正不患脈絡之不明君子之於學也亦若是而已矣心性者本源也至於事業文章則其枝葉脈絡無與於本源之事而本源之所自出不求至而至焉者也明布衣陳剩夫先生奮於南服而有以得程朱正學之奧蓋其專用力於本源之地今觀二圖及聖要四說可以知其功力之所在其建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以及科舉正教正考其大指皆不出於是使當時有能用其說者可以正士習淳民風復三代之治無難而五經四書因以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文辭利祿之資已焉豈不美哉而惜不能也乃復手爲書以告當路君子以寓無窮之望予嘗考先生志而悲之因爲輯其遺文以行於世或曰先生之書歸本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者異端之所以教也故辭而闢之而先生之以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吾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言其學之所至如此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則曰卽心卽佛然則釋氏者徒事於心而已何知學異學卽心爲學附於學而實未嘗學吾儒之學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孟諸賢。而至於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也。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常惺惺法之爲言。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心學之爲言。在先生言之。則爲堯舜以來遞傳以至於周程張朱之學。亦不過曰敬之一言而已。而豈異端所爲虛無寂滅。實叛於道。而竊附於學者之所可同也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雖以四方之屬爲言。而皆不出於敬之旨。嘻盡之矣。吾謂先生之學。獨得其本源者此也。而尙何疑於先生。或曰。先生之學則誠然矣。世毋有訾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訾心學者。訾爲異端之學者也。若以訾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之爲號。則訾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訾之。訾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德性之云而訾之。必不然矣。且將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於本心之學而有可訾也哉。或退因排次其言以授之梓。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陳剩夫集目錄

卷之一
奏啓
乞召對疏
正風教疏
上東宮啓
上程朱正學疏
程氏學制
推明朱子兼補之法
心學圖說
一立明師
二補正學
三輔皇儲
四隆教本

五振風教自程氏學制至此名程朱正學纂要
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此疏未上而卒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敕諭大略
程氏學制
呂氏鄉約
德業
過違
一立師
二考德
三考文自朱子學校至此名正考會通附周翠渠啟
考德高下等第式附考文

卷之二
書
上當路書

再上當路書
答蒙庵林雍行人書
與林雍行人書
又
又
答門人翠渠周氏書
與翠渠周氏書
又
又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卷之三
書
覆憲副何喬新書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又

覆白沙陳獻章書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答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與夏指揮書
上唐先生書
與翁均質書
與龔允望書
又
與蔡先生書
與給事潘榮書
與邱宗道書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雜著
無眞儒辯
執古辯

元正字說
自題九骨扇
自書草堂
題玉堂賞花集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題余經魁詩卷後
題杭邑唐守愚輓詩卷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卷之四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陳介庵撰布衣先生行實
又贊
鄭普撰布衣先生傳

周翠渠祭文
周畏齋祭文
鄭東園祭文
吳繹思祭文
林蒙庵祭文
黃卓峯祭文
胡僉事哀詞
張東白贈行詩
陳白沙贈詩
瑞州陳氏贈詩
弟眞聚送遠遊詩
陳白沙輓詩
林祺讀白沙詩次韻
門人吳氏輓詩
愼獨記

過江郎山記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鏞校

奏疏

乞召對疏　按遺稟列第三篇無標目乞召對疏四字餘同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眞晟謹奏爲建言事臣聞布衣廷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眞欲言天下事雖愚儒許之以爲可尙矧宋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非是又一道耶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迹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而實無圖富貴之心者也故亦敢效程朱故事焉然臣所以有言者非敢自專也奉恩詔有時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文此聖朝大開言路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臣竊以爲時政得失固所當言而風化者時政之本也其得失則尤所當先言但本領大事非面陳不可臣伏望陛下不以臣爲卑鄙至愚而忽之乞於萬幾之暇賜一召見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俾臣得一陳其鄙見無他只是欲正士習以淳民風復三代之故事亦簡要易行者也如所言不當甘受重誅無悔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伏候敕旨

正風教疏　按遺稟列第一篇標目作上程朱正學書稟七字篇首多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眞晟謹奏爲正風教事十八字餘同

臣竊惟今天下彌文矣故臣不敢更飾浮詞而輒陳鄙見焉臣伏覩丁丑科廷試錄見聖制篇首之問有

曰古之士進以禮退以義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求祿之心勝奔競之風未息廉介之節少著其失安在臣卽是而觀甚知陛下有思古慨今之意也至於篇終又曰今欲士正其習民淳其風庶幾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務求切至之論將擇而行此可見聖志將大有爲可謂千載一遇之問而天下萬世之福慶者也故臣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來上亦竊效廷對之意也大抵三代所以盛者學校與師道立而心學正教明於天下也後世雖有學校之設然專以科舉俗學爲教殊不知俗學益盛則心學益廢此自然之理而先儒亦每以爲論者是無怪乎士習不正民風不淳而三代之治大不復見於斯世也然則爲今之法當何如哉臣聞父師之論而得一說謂可且就科舉之後補此一教如程朱所定三代學制之法再假以三年聖學工夫然後除授如此則俗學稍輕正學自重人相習尙積成風化不患三代之不能復矣所謂深求切論可擇而行者殆有在於此乎然此非臣之言臣父師之議也非臣父師之議實大學或問所謂兼補之法也雖或問主於爲學者自補而言然司教化者朝廷也與學者自補其學於下孰若朝廷通補一教於上豈不周徧廣大尤足以盡朱氏立法之意哉況心學旣明不惟有以正士習於天下尤足以示道統之眞傳俾皇家聖子聖孫常得見聞帝王心學有實下手做工夫非但口耳講說如漢唐宋元東宮之教而已則方今急務之大又豈有急於預教東宮者哉臣布衣至愚且老羸風證濱死之餘萬無圖富貴之心然奉明詔言得失得失之本莫大於此故臣願效一言而歸死山林瞑目焉伏望聖裁儻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

上東宮啓 按遺稾列第二篇無標目上東宮四字篇首多福建鎭海衛布衣陳眞晟謹啓爲正風教事十七字餘同

臣至敬無文輒陳鄙見臣奉明詔言得失然得失之本莫大乎風教故臣承父師之命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今謄二本一已謹進皇帝陛下一當謹獻東宮殿下臣愚未知所裁儻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謹具以聞

上程朱正學纂要疏 按遺稾列第四篇標目無疏字篇首多福建鎭海衛布衣臣陳眞晟十一字餘同

欽惟皇家承宋元之後典章制度煥然大新而惟學校之教最關人才風俗之大者則猶多仍其舊是以列聖繼承幾百年矣而猶士習不正民風不淳三代盛治未能全復蓋由學校雖用程朱之書然不過使之勤記誦訓詁攻舉業而已而於身心正學之教則實未嘗舉行故也豈非聖太祖創業之初專略此一大本領事以遺陛下於今日乎今先錄程制一篇於卷首以見三代之實教如是而後世之教殊不本於是虛文甚矣可不懼哉

程氏學制 按遺稾列第五篇

朱氏熹曰明道學制最爲有本始終本末次第甚明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不生於彼時伊川條制立脩賢堂亦是此意或問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論則今任學校者皆由科舉中出豈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欲變今而從古亦必從此規模而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

程氏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聞父師曰。按此程制。朱氏之深取者也。其後朱氏序大學。亦備此制。是皆酌三代之法。爲萬世之宜。而可必行者。行之必能正風俗。得賢才。以臻隆古之治而無疑者也。奈何宋元學校。已皆知尊尚程朱之書。而獨不行此制者。只是爲科舉之法所誤也。科舉雖曰考理學以取賢才。而其實累賢才。妨正學。使後生晚進。奔競浮薄。而士風大壞者。科舉實爲之也。故朱氏附錄曰。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豈不信然。我皇太祖神智。豈不知此。但科業之初。姑因其舊而未及精究以深爲之。又當時儒臣。亦無有能力言之者耳。噫。科舉科於隋煬帝。定於王安石輩。本非先王之法也。但世行已久。猝難遽罷。然科舉不罷。則正教不可得而行也。何也。蓋學者之志。終爲所奪也。志奪則聖賢之道。豈可得而學哉。故程頤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見翠書錄。）而與其兄顥。皆厭科舉之業。（見顥行狀。）張載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見行狀。）朱

熹尤深論其弊者。其言曰。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文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見大學序註。）噫。程朱實科舉進士也。而皆不取科舉之法如此。豈不深可見乎哉。或曰。科舉既不可以遽罷。遽罷則驚時。而二法又不容以並行。並行則奪志也。然則聖人大教終不可行也哉。曰。今只宜推大學或問兼補之說。就其既科舉之後。朝廷爲之立師。兼補一教。（其法見或問及後圖說。）不惟足以振賢才。而尤足以崇風教。蓋使後生晚進。猶知有聖賢之學。在科舉之外。庶幾必有感悟興起。而士習可正。民風可淳。三代可復矣。今推兼補之說於後。

推朱子兼補之說（按遺稿列第六篇。）

朱氏熹大學或問之首篇。其略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進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自有其足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而可以及乎天下國家矣。（又引聖要四說。詳見本篇。）

臣聞父師曰。按大學之教。必主於天子元子。以下至於俊選者而設。以其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豈指汎汎之學者而言哉。又此補學之說。其終亦以歸於天下國家爲言。則其所指又可見矣。然以此重任之

人乃有此不幸過時而後學者何耶蓋後世居位者多由科舉出仕則夫未第之前正當古人爲學之時不免累於舉業而於聖學工夫多未暇及及既第之後其或有志於是者是則所謂過時而後學者也故朱氏爲之立此兼補之法焉而又並詳著聖要四說則所以開聖學之戶庭直趨堂奧以與天心合德者也（詳見本篇及後圖說）聖門如此大事豈無眞師正傳實下手作工夫而但記誦訓詁所能及哉觀朱熹氏大賢才也既第進士之後猶再從李侗師學則科舉不可以專恃正學不可不兼補亦明矣近代制度初既登科即累於政務雖有程朱之志者亦無暇及此甚失先儒立法之意也今要須於科舉之後補此一教立師之法當如程制補學之法當如或問庶幾教道盡而無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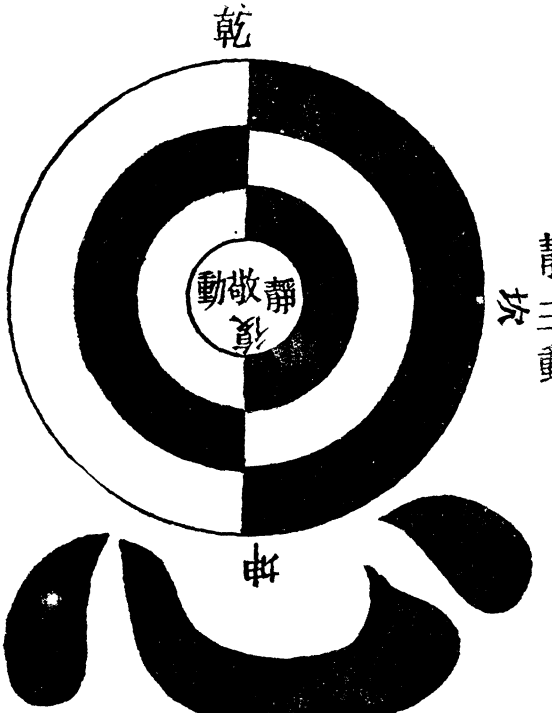
左圖　二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哉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而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圖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如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後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敬）周公（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誠）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

天地聖人之圖

夏至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立秋
中孚 豐 離 同人 革 臨 損 節 歸妹 睽 兌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姤 大過
分秋
復 極太 靜 動
分春
中孚 豐 離 同人 革 臨 損 節 歸妹 睽 兌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姤 大過
立夏
至冬
剝 坤 復 頤 屯 益 震 噬嗑 隨 無妄 明夷 賁 既濟 家人 豐 離 革 臨 損 節 歸妹 睽 兌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姤 大過

君子法天之圖

聖要四說
主一無適
整齊嚴肅
常惺惺法
其心收斂
不容一物



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失其眞傳焉。今幸三王再君。伊周再相。豈可不懲其失而正其教哉。按遺棄圖說列第七篇。

一立明師按遺棄列第八篇。

臣聞太學師者。天下英才之師表。而風教盛衰之所係者也。苟不得夫聖學眞傳者。則不可一日而居其座。臣僻處海隅。固未知今之師。其於聖學果何如。然聞其不免猶爲諸生訓詁課業之所累。則是朝廷使之爲俗學之失也。奚可哉。今請先詔太學師。其已有此聖學者。可益加勉勵精純。其或未然者。則埽去從前之俗習。專用心於內。一一實下工夫。至於敬立而知至意誠。則眞傳在是而可爲師矣。仍乞依程制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略知聖學心要者。延聘敦遣而來就太學。制尊賢堂以萃之。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以備將來助教之任。

二補正學按遺棄列第九篇。

臣按程制。師既立。然後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今按無如登科進士及一榜舉人者。且未觀政除授。令入尊賢堂。與其師依太學次第。先講求夫心要。即其所引四書四方是也。心要既明。則於聖學工夫已思過半矣。蓋其心體定靜堅固而能自立。則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所謂一心有主。萬事有綱。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之要得矣。然後可依節目。補小學大學工夫。而其尤急務。則專在於致知誠意而已。而皆不外乎一敬以爲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功。則皆有自得之實矣。

三輔皇儲按遺棄列第十篇。

三代之教。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極道統之攸繫。而將來德教之司命也。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者。尤豈可無聖學傳授之眞哉。臣仰惟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歸心。固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準三代學制。請日游太學尊賢堂。親羣英之所習。主敬以致知。誠意皆有傳授精要工夫。所以觀感而薰化者。自然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此即補小學之功。開發聰明。進德修業。此即補大學之功。必有大成就聖功。異於宋元資善堂端本堂之俗教遠矣。夫二帝三王之學。豈無眞師正傳而可得哉。觀於宋元雖皆有教。然竟無聖學之功出。亦可鑒矣。吁。堯舜不可及。湯武必可學。顧師道何如耳。可不謹哉。

四隆教本按遺棄列第十一篇。

臣按三代之教。必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然則聖躬者。實所以立教之本也。蓋明師之所以立。正學之所以明。皇儲之所以輔。要皆本於君德之明。豈可不先隆哉。隆本之要。大學或問及前圖說明矣。即所謂聖學者也

五振風教按遺棄列第十二篇。

正學既明於上。則風教自振於下。

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按遺棄闕。

臣竊謂今學校所當舉者二事。皆合百世之公論。而曠代之盛典也。然而宋元皆未舉行者。殆天實祕之

以有待。非宋元不能不欲也。宋大儒。皆倡明道學者也。而繼孟軻氏大正統者。則惟取程顥氏、程頤氏、兄弟二人。蓋合爲一人焉。朱熹氏、則有定論者也。朱熹繼程氏。此又不待論而天下共知者也。之三大儒者。其崇祀之禮。宜升位於大成正殿。列在鄒國公孟氏之次。配享春秋大祀。使天下後世。號之曰六配。公論所在。孰曰不宜。而宋元徒知追封公爵。而其從祀。乃在西廡之下。漢唐羣儒之末。與吳澄許衡輩相爲伍。此前朝失舉之大典。我朝所當必舉者也。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是大莫大乎學校正教也。而程朱氏皆有立教成法。亦大典也。而宋元亦未之舉行。至我英宗皇帝。敕學校、始有主敬窮理脩己之文。與程朱教法相表裏。此天久闕於彼而專待於我。故我英廟有此大敕耶。則天眷異我朝者至矣。惟配享之典未舉者。此又天特待於我陛下之今日。無疑矣。故臣敢奉天而來請也。尙有小書一帙。皆集程朱等儒教法。名曰正教正考會通。庶幾足以羽翼敕教。俾實行於天下學校者也。故敢亦裝裁成卷。隨本來上。如蒙准言。乞敕諸大儒臣通會議之。是非當否。必有定論。與後世公論相符。如賜施行。天意慰哉。然正教也。配享也。皆程朱氏本意。非臣敢自妄言也。臣無任昧死之至。此疏未上而卒。

正教正考會通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按遺稿列第十三篇。標目下多節文二字。愚謂爲天地立心至舉而開之等句。大字接連寫。似訛。當路君子其將有取焉句下。尙有當路君子幸鑑敕諭首訓大略曰爲師爲弟至振篤實之風等句。亦誤作接連寫。

子朱子叅千百言。極論後世學校貢舉之失。大略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

德。謂六德。行。謂六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教之者無異道。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夙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此舉古以見今之不然。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此暗說後世文詞之藝無實用而可缺。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才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此暗說文詩之法。不惟無實用而適以薄風俗。蓋有害也。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愚謂此弊未變。今請變之也。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議謹錄在後。即程制。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弊即考文之習。如曰未暇。則莫如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科未立。今請立之也。又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此選未舉。今請舉之也。又曰。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此謂德行之科既立。將遂世行不已。亦如科舉之法也。○愚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實惟有在於此。幸而明良在上。宜自我朝舉而開之。又曰。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當路君子。其將有取焉。

敕諭大略　按遺稾無標目四字。敕諭曰三則。及臣特敕諭一則接連私議末寫。

敕諭曰。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又曰。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又曰。爲學工夫。必主敬窮理。脩己治人。

臣按敕諭主敬窮理脩己一節。乃聖學之要。故敢表而出之。詳後程制註中。

程氏學制按遺棄列第十四篇明道先生言於朝句接連寫。

朱子曰。明道論學。最爲有本。每讀其書。未嘗不慨然發歎。恨不生於彼時。或問便用程制。則今之任學職者。皆從科舉出。豈能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止以此漸爲。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謂不講文詞。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此統說。其教自小學洒埽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此一節。敕諭所謂主敬之節目也。節目大備於小學之書。而其要。術尤詳於大學。或問之首篇。皆朱子之所定者也。○愚謂必兼此而爲教。爲學則主敬益密。而足以有爲乎道矣。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之首務。即敕諭所謂窮理也。其方詳大學或問。脩身此即敕諭所謂脩己也。脩己之方。詳大學章句或問。○愚謂不知或問。非所謂窮理也。誠意。誠意之方。詳大學章句或問。○愚謂不知或問。非所謂窮理也。未能誠意。非所謂脩己也。至於化成天下。此則風俗正矣。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此則賢才得矣。○愚嘗論之。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窮理誠意者。正學之兩重關也。要必先能主敬。然後過此二關。然後爲聖人之學。故曰自鄉人而可至聖人之道也。三代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故子程子以此請行於朝。爲當路所阻。過歷今四百年。而後聖上始舉正於學校也。幸哉。雖然。要必眞師正授。實下手做工夫。然後可及此。故程制專爲學校造師亦可見。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此以上皆爲學校造師。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此即學行皆中者。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此即學行次中者。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節。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此即行實可選者。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即才美可選者。

呂氏鄉約節文○按遺棄列第十五篇德業分入程制二語。大字另行寫。分入作易入。

呂氏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及違約者亦書之。德業分入程制。過違增入敕諭。

德業（按遺稟列第十六篇。標目二條六字。）

學行皆中程制。卽能主敬窮理修己者。（今爲上上等。）學行次中程制。卽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今爲上中等。）性行端潔。居家孝弟。廉恥禮遜。見善必行。聞過必改。以上行實可選者。（今爲中上等。）通明學業。曉達治道。以上材美可選者。（今爲中中等。）能習經書。此學行無聞者。（今爲下上等。）

過違（按遺稟列第十七篇。多旁注今爲下中等五字。篇中無以上敕諭四字。）

惟記誦舊文。務口耳之學。以上敕諭。

酗博鬬訟。行止踰違。行不恭遜。造言誣毀。營私太甚。交非其人。游戲怠惰。動作無儀。臨事不恪。用度不節。以上朱子皆有註。

右善惡之條。按朱子曰。每月一會集讀約畢。有善者。衆推之。有過違者糾之。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詞。乃書之。

熊氏曰。此卽古者族師月吉書孝悌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書其惡者而戒之。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

一立師（按遺稟列第十八篇。標目前一行。多縮尊會通二條。如左八字。）

立師之法。當如程制。恐或未暇。且令教官先嚴自治。以體夫聖諭所謂主敬窮理修己之實。知所以師表乎人之道如此。則學校所學。皆是道矣。或曰令本處提調官及學官。自悉心推訪有道德之人而延聘之。自本官以下。皆尊師焉。有功績則歸本官。如此則師道亦漸立矣。　此卽程制之意。兼取元儒虞集之說。

二考德按遺棄列第十九篇。

立簿一扇。分學行高下有無爲六等。依呂約之法。諸生進學有善者。則隨等書於籍。

善目見前呂約中。

有過違者或無聞者。亦書之。

目亦見呂約中。

若昔所書之善。今又有進。卽爲今善。昔所書之過。今已能改。則同無過。則皆從今等書之。至於有善又有過。當除當錄。亦皆有公論焉。夫知弟子莫如師。知人莫如其友。凡有一善一過或無聞。每月依朱子例。會集公論。明允各無異詞。然後一一書錄。

三考文卽今三場文。○按遺棄列第二十篇。

考文之法。雖先儒所不取。然今亦不可缺。依常規講誦。作課外。可歲爲四考。隨其文之優劣。第爲上中下三等。各書於考德本姓名之下。而或標榜之。則勸懲益著矣。或問選舉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等者。則許憲司考實。不次貢舉。蓋此等極爲難得。萬中求一。所謂程朱正學者也。在中等者。許其循次科貢。在

下等者未許。所以激進之也。如此則學校之教自重。士習自變。民風自淳。雖三代可復矣。

考德高下等第二（考文附。○按遺棄列第二十一篇。）

第一等考德上之上。○學行皆中程制。

程伯淳○程正叔○朱元晦（三賢以見例。）

考文上

考文中○程伯淳（不魁。）○朱元晦（不魁。）

○考文下○程正叔（報罷。）

第二考德上之中○學行次中程制。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三考德中之上○行實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四考德中之中○材美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五考德下之中○學行無聞。
○○王佐
○考文上○王佐狀元。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六考德下之下○行有過違。
○○王拱辰言不忠信。○夏竦言造誣毀。魁。
○考文上○王拱辰狀元。○夏竦
考文中
考文下
或問選舉考德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之上。則選舉考文。雖下亦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　如此則王拱辰不元。夏竦不魁矣。考德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惟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　如此則王佐不元矣。

如此則庶乎合朱子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之意矣。或曰是則然矣。然成法得無變亂乎。曰。成法無一毫敢變亂處。惟就中添考德一教。是乃益崇重成法者也。何名爲變亂哉。

愚既僭集此書。竊歎曰。吁。孟軻死。道學不明於天下。非我程朱。不能開此明道之眞天。周公沒。正教不行於學校。非我君相。不能啓此行道之實地。道以倡明爲先。程朱之功也。教以舉行爲重。君相之功也。非倡明固行無所之。非舉行實明無所用。而藍田呂氏立法之良。又可以羽翼於二大教之後。如是歟。噫。愚何幸身親見也。誰爲我錄告於當路。乞奏請以通行於學校選舉之中。俾皆有奉行敕教之實。而五經四書。皆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利祿文辭之書而已也。豈不韙哉。晟謹題。

門人周瑛、覽此規畢。作而言曰。學校風教之原也。爲天下者。苟皆以是教。以是考。何患乎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三代之不可得而復者哉。昔明道程子。欲罷科舉、隆正教、而未能也。今正教其以是而隆歟。唐楊綰欲罷科舉、復里選、亦未能也。今里選其以是而復歟。講程制以造賢才。雖小善而必錄者。重勉德也。講呂約以正風俗。雖小過而必書者。嚴懲惡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知行兼修。本末具舉。道既合於古。法不戾於今。誠治天下。正風俗。得賢才之良法也。雖然。此心學也。非知道者固不

能集此規。非同於知道者。亦不行此規。蓋不知則不信也。不信則覽之未終篇。固有掩卷而不視者矣。非惟不視。反證其言以爲迂誕而有戾於聖制者必衆。無足怪也。仰惟明良在上。世道方亨。苟見此規。則一日而徧天下也必矣。士生斯世。沐斯盛。何其幸歟。誰爲我往而告之也。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二

書

上當路書

愚忝以膚學蒙衆僉舉爲衛學童子師。故過不自量。謹採先儒程氏、朱氏、呂氏、教法集爲此規。蓋將以羽翼敕教而俾實行者也。然而謗訕者多。又有以關氣運爲言者。愚告之曰。氣運之說有之。然君相不言命。矧學校之教而可言命耶。又宋元之盛運。天實啓之。而宋元拒棄不受者也。蓋天若無意於斯世。必不生程朱。既生程朱。意必有在也。然而程朱不敢以時之不用而自阻。以泯萬世之大教也。是以明道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當路所阻遏。而必以正教爲請者。盡在己而已矣。伊川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禮部所駁問。亦必以條制爲請者。亦盡在己而已矣。譬如璞玉之顯晦。係卞和之語默。夫玉美石也。顯晦在和。和猶不敢不獻。況德教大寶也。天實命己發之。豈敢無和之心哉。故明道首獻之而卻。伊川再獻之又卻。是卻天也。五星聚奎。天之所以拳拳者何如。而宋乃如此。至於元又已知程氏爲聖賢。而學校盡誦其書矣。而猶不舉其教者。元棄天之罪。殆浮於宋。蓋宋不智。元不仁者也。矧宋又有朱夫子出。深知程氏雖大爲僞學所禁。猶必專講是學以授其徒。既取此教著於小學之書。又著私議。以密告夫後世之當路。此又卞和不敢三獻而抱以哭之心也。吁。朱子抱哭於書四百年矣。曾無一人憐而省之者。此魏鶴山、眞西山、許魯齋、吳

草廬等諸大儒。不能無大罪也。非惟大儒。雖以下小儒。苟與讀其書者。皆不能免。豈可謂學未逮程朱而不敢省耶。既誦其書。宗其道。則實吾師也。父也。豈有視父師之哭而弟子能恝然耶。雖力不能爲伸其志而慰之。要亦須與之同一哭。庶幾有逮者能者或爲伸之也。夫三代之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一得失之間。係盛衰之治。謂之大寶。不亦宜乎。天與不取。不能不爲深痛也。洪惟聖朝。三王再君。伊周再相。深懲宋元棄天之失。卻氣運盛衰之論。而大欲爲奉天之舉。故伏覩近年敕學校書。正合程朱教旨。此殆天醜宋元之委靡。不足與有爲。故奪其命以與我朝。宜聖君賢相有此大舉也。破大璞。出大寶。將使斯世復覩成周之盛。而國祚之延永又過之者。亦必自此敕教始也。蓋周之教雖正。未能如程朱之精要明備者也。若非出於天眷。安能得此。此宋元所以皆不爲天之所佑。而我朝爲智之盡。仁之至歟。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敕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不免猶累於俗習。安能必其一一趨敕而歸於正哉。若一有不正。則是朱子之哭猶在也。哭果在。則愚雖不敢比魏、眞、吳、許諸儒。亦當時一最下小儒者也。讀其書。宗其道。不與之同爲一哭。昔之諸儒。若果有罪。則後之咎今。亦猶今之咎昔。可不懼哉。此規所以集而獻之。亦求免小儒之咎而已。豈敢有邀名喜事之心哉。大抵學校不可無此正教。此規不可以不集。若其中節目有未允當處。則惟大君子有同懼之心者是望。儻垂是正。爲千萬世幸。是禱。

再上當路書

愚竊以先儒子程子憂當世崇科舉而妨學校之正教於是立爲學制一篇請行於朝其法專欲隆正學而革俗弊甚爲子朱子之所取者也然自宋元以來皆未舉行豈天專有待於今日耶洪惟道運天開明良慶會伏覩敕學校書舉舉以主敬窮理修己爲首訓以口耳浮靡之習爲痛革正與程氏心教之法相表裏眞所謂大哉皇言者矣而宰衡諸公亦皆祗承德意又眞所謂明良幸會者矣其爲學校風教之幸何如哉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敕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而猶專於考文如是雖有正教不行也何也以所考與其所習異功也士既以文辭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文辭不可得也故何不獻議於朝縱未暇純舉程制亦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朱子之說也乞於選舉考文之際又兼考其學行高下如程制之例然後定其中式蓋必以學行爲主而文詞但第其出身略見經業而已如此則所考不甚戾其所教士既以學行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學行亦不可得也然則教之正又必本乎考之正然後正教之興行可見矣由是言之君天下而欲復古風者不可不痛革俗弊而欲革千餘載先儒所欲革而未能之俗弊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明矣不可不嚴立正教而欲立千萬世先儒所欲立而未能之正教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審矣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經曰殲豕之牙吉此之謂也天心有待於今日可謂待得所待者矣皇上敕之宰衡承之其所以正其教者至矣愚於天順己卯應詔上書闕下乞請補程朱心學以端國本澈治源而正風化者亦是竊用此說然當時只專乎正教而不及兼乎正考是以難行也故今竊遵會通三條以獻儻可削正而請行之亦風教萬一之助狂妄罪深逃避無所

答蒙庵林雍行人書

蒙庵來書云竊謂士君子之事業固不止於一身而亦不止於一家極而至之則又不止於國於天下將有以及於後世而後已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然後世可及也而於天下爲難天下可平也而國爲難國可治也而家爲難家可齊也而身爲難身可修也而此心之體用盡之爲尤難也是故君子之患必有至切而要者於此能患而得之則事業之廣必有自然之感也若夫組織末學信乎無足以俾於身心而反有足以害之也聖賢之學寥寥不作擴而明之以振俗學之陋則於道學之功豈小補哉先生篤志勵行卓然獨見乎此且能表此進白諸朝其閔學者末學而欲致之高明以敦俗化良法美意可謂至矣顧所用心出乎無似譬猶螢度深更鶴叫秋空者也昔王仲淹詣闕獻策朱文公雖有論之然亦未嘗不原其用心之高而美其有過於韓愈也今茲盛舉其有合於此也雍弱質不立昏惑顛倒而且放逸不存無足爲道茲聞遠回深爲欣慰奈微軀纏疾不便趨詣負過負過儻如不棄肯賜一會俾接高議幷叩心學以資不逮則爲至幸謹修尺素遠致微忱伏乞以道自珍徒躋高明不具

僕承手教焚香三復悉矣子之志廣大而深遠也而其所以充乎是者始終本末不惟有其序抑且有其要高矣哉子之學也豈勝贊喜僕竊怪今天下多儒矣而京國又儒之淵藪也予嘗歷遊而博訪焉略有此意惟太學師閻先生一人然則求之以萬里盡耳目之所及者惟二人信乎道學之難也吁振流俗之狂波屹斯文之砥柱今之世舍先生復誰望哉僕生穹壤幼頗有志於學然雞鳴而起孳孳而爲殊不知

所爲者止是利而已。多盜跖徒之事也。及旣悟而欲反之。無明師友開導。不知所向。旣而年漸貧。力漸弱。又多疾病。今譬如人立門外。雖小小窺見其戶庭。然竟未能由階而升堂。況望其能覩奧乎。恐其終爲門外漢而已矣。奈何奈何。吁學無成而必欲異衆。宜爲世俗所大非笑也。爲所非笑。則是僕之所爲。又有助於俗學之甚者也。其得罪於聖門爲何如哉。僕爲此。恐思所以免咎。故向者不得已而建請。蓋欲因罪以圖功。庶幾不愧於竊食天壤。而讀書有用矣。過蒙愷愛。始終以王仲淹之事見喻。執論之堅。金石不渝。可見子之道也。僕從今永爲宗主。幸終教之哉。僕至闕下。先上書請見。其略曰。臣聞布衣求廷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先儒許之以爲可尙。矧宋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然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又非一道耶。今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實無圖富貴之心也。故亦竊效程氏故事焉云云。自知此言。只是恐人以仲淹之事見論。故假程子爲地步而先占之。文過飾非如此。殆益爲君子之不取也。雖然竊有密論。朱子一人也。詣闕一事也。於仲淹則非之。於程子則是之。其論相反何也。蓋非之者。所以杜奔競之門也。是之者。所以開救世之志也。今若必以仲淹爲可戒。程子爲不可法。恐程子亦未可以盡非者也。況僕之詣闕。雖與彼同。而其所請。實與彼異。蓋仲淹之所請者。行己之道也。請行己之道。則是求售於朝廷也。近於私也。類於屈也。僕之所請者。行程朱之道也。請行程朱之道。只是勸說於朝廷也。出於公也。無所屈也。然則僕實一無學之庸夫。豈有道可輕售哉。向者爲見程朱所立學制。殆將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憂世憫道之意。至痛切而深遠也。當時不幸爲權奸所制。沮尼不行。其志屈而不伸。其道塞而不通。歷宋而元。至於我朝。猶一日中閒。賢士大夫之學程朱者。豈盡不知。然竟無一人肯爲伸明之者。是其情遷延畏避。貪昧隱忍。僕觀一邑而知天下。觀一時而知百世。恐其同然此情者也。豈不痛哭流涕乎哉。僕書既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京師練事者多議曰。此旨已有七八分准言矣。而亦有相慶者矣。使此時當路者肯奉順而贊行之。大洗隋唐千載之陋習。則帝王之道大行於世。可必矣。能使斯道因一言而大行。則僕雖誅死萬萬無恨心。豈能顧小小是非。而遂甘默然不言以死乎。吁。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自笑而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朱子曰。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鄙見如此。未知於道果能合否。敢不避而喋喋冒瀆以言。所謂幸終見教者在是也。至禱至禱。又遍承垂念。而以不及下顧爲說。夫公卿貴人不下布衣久矣。不與布衣相問答非一日矣。忽承華翰。豈勝欣戴。感荷感荷。而又曰儻如不棄。肯與一會。俾叩心學以資不逮。吁。此何言也。心學正傳自程朱。後有其人。則見於書也。見於書。雖大儒如許文正、吳臨川。於此亦有所未究也。豈僕而能有是哉。抑以近者不待招而往。不待問而對。有愧於心。故以心學之說相戲耶。然詳其語意。既曰不逮。則是既已有之矣。但未逮其至耳。夫既已有之而未及其至。請但因其所已能。充其所未逮而極之。則是也。亦何必以能問於不能耶。雖然。僕亦幸其無是也。若不幸而有是。則武王、聖人也。天子也。欲觀丹書。齋戒三日。然後太公捧書而入。今子欲爲心學。乃坐召其師以叩之。向

使彼有是者不自重而輒應之。眞所謂不待招而往。而輕售之尤者也。吾子以爲何如。僕知此言必戲者也。但子以戲而來。僕亦以戲而往。君子以文墨相戲。其樂矣哉。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孔子曰。前言戲之耳。此之謂也。辰下大寒。伏乞珍調。以副後學儒宗之望。不具。

與林雍行人書

附呈書一通。蓋欲以奉達當路諸公。未知可否。望爲詳正。有不安處。卽增損塗竄示下。此亦爲斯文風教之事。願足下共之也。程子云。人生天地間。隱然一蠹。惟有綴書。差小補耳。思程朱傳註。至矣盡矣。後之有作者。殆不必更有補綴。惟此一舉而未舉。乃四書五經之玉鈐匙者也。必舉此然後程朱爲有實功於世。而經書皆有實用焉。故竊不自揆。而屑屑雖然。恐亦天意耶。不然。程朱歿三四百年矣。而僕不狂不醉。又非深知程朱之道者。乃突然而欲言。此冒犯盡士大夫之非笑。且怒而不顧。此豈有一毫爲富貴功名之心哉。豈以當言而不言。而蹉過以死。則自今向去。遂又三四百年。無人肯爲天下言耶。然而如此者。故知其爲天意也。苟天意之所在。安敢遂已。非足下之賢。孰與言此。承許序文。冀卽示下。賜來香蕈。顧愚何能受此。感激感激。何日而報。不具。

又

僕聞陳舉人言。足下在京師。未官時。已有歸去來之志。既而果如其言。此豈非爲時事所感激。名義之未安。故至然耶。大丈夫明去就之義。殆宜如是也。今幸日月重光。海內稱慶。不家食吉。此其時也。轉此盛朝。

在一日之頃。士君子值此。何其幸會之甚哉。第未知何日戒程耳。謹此奉問。

又

別來不覺兩更新歲矣。其奈私心敬仰何。然所謂私者。亦以切慕言也。豈眞偏於子耶。蓋以今程朱之言。無閒於天下然。口焉紙焉皆是也。未見趨戶庭、入堂奧、而身焉心焉之人也。此吾所以敬慕於子也。年來想存察功到。益純固而精邃矣。必有新見。當毋吝我告至禱。

答門人翠渠周瑛書　理學名臣。

翠渠來書云。孟冬漸寒。恭惟尊候多福爲慰。瑛旅食京師。林蒙庵不以瑛無狀。每勸進之。繼又會東廣陳獻章。獻章學吳康齋之門。蒙庵歸。必能道其事。瑛因獻章。得鈔朱子語類書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盡在是矣。計工鈔寫。今冬此書可完。若於上面用功。當有見處。安得載之南歸。而與先生共讀之乎。蒙庵京邸。與瑛對語。甚傾仰先生。是歸也。且有所圖於先生。足見爲友拳拳之意。相見有誨言。幸遠賜示。不備。

舊歲在榕城。附書想已達矣。回至家。得見手書之詳。故又有復。承論朱子語類。就上用功。當有所見。殆是也。然愚謂朱子之學。手著在經書集註。或問者。發明道理工夫。詳明精切。眞所謂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誠能就上用功。熟讀精究。體而存之。勉而行之。謂此上無所見。未有也。若無爲己之心。不能如此用功。則雖熟讀語類。殆猶夫人也。觀大學或問。教人必欲先讀小學、大學、語、孟、中庸。然後及他書。亦可見也。僕往夷

溪作弔見庭綱守制嚴謹若終始如一可爲禮俗楷範廷綱氣質剛方想必有終當共喜也

與翠渠周璞書

昨日令弟來自莆已得進士實信矣已共爲令堂慶矣至如所以慶足下者則今名位已見定惟益修實學以充之耳故又有語類之論焉按朱子將易簒拳以遺書囑勉齋黃氏者必是語類書也今足下得之某豈勝欣幸所謂用功於此當有見處殆是也然竊意朱子平日精力盡在四書中而語類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語也足下攻四書以取科第計用功於此必大精熟矣嘗已有所見否愚意讀四書若已有所見則當益有所見若未有所見則恐遂無所見矣今讀語類豈能復有加於四書之用功乎大抵讀書貴乎善讀也所謂善讀者有爲己之心又能居敬而窮理使二者交相養互相發則是也朱子曰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乎大學蓋大學之規模雖大然而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必先熟此定大規模間架在吾胸中然後可讀他書以填補之也豈足下別後已看得大學極熟自有一定規模間架在胸中矣乎然則讀語類以填補之使道理益充周浹洽甚宜也若其未然恐當循序若求所見則在善讀也蓋所見是覺悟自得事立定規模間架然後填補之是循序讀書之法也雖然朱子嘗釐正程氏遺書而又序之其略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以是書而奉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自是尹公不敢復讀又曰夫二先生倡明道學諸公從游者皆天下之英才宜其記錄親切不差可以傳遠而先生之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傳心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而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以是觀之。今朱子語類。既皆門人所退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楊呂謝諸公之學。而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類之書。正當有所折衷。未可以爲無毫釐之差謬也。然欲折衷其言。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豈有外於大學或問。所詳居敬窮理之工夫乎。而朱子於序後亦曰。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先生之心可得。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然則朱子所以序遺書者。正所以爲後人序語類也乎。其丁寧而開示者。不可以一律而觀之哉。以足下篤好是書。故僕復推是說。固所可勘德。然亦未必非朱子之意也。幸詳之。新進士皆得一省親。則僕得覩是書有日矣。先乞回示。必有至教。縷縷煩瀆。敬如初。

又

僕自江西回至福城。見小兒濫竽科舉。因留數日觀之。又見有士子名曰衝場者。似甚可笑。亦可哭。然亦皆所自取。何怪乎上司哉。大抵衣冠之辱甚矣。禮義廉恥。埽地盡矣。僕所上正風教事。承足下言。史館已纂修入史。又恨其所修太略。恐後世觀者。不得其綱要首尾。亦終於無用。此可見足下有心哉。然足下用心。諒亦爲國家風教重。不專爲僕也。聞足下近在京設教。頗得意。必有受教者。可喜。刑部公聲價甚美。吾屬有光。吳繹思嘗面言。彭公已陞參議矣。但未知其何處。既而詢問人。多曰不知。恐虛傳耶。陳參政來衙。嘗問及僕。衙官答以不在家。遂已疑是足下與彭二公之意也。彭公寄所親書。書尾亦嘗齒及僕。草菜無

用何足沾汙也草草不備

璞在京寄與李道位書末有云陳先生往年上上書今已收入史書嘗央翰林一二知己親往檢閱大抵緊關處忽略甚多而先生不爲干祿之心則已白矣

又

僕今年在城訓蒙然多不合時好蓋彼所欲學者僕則無有也僕僅有一二欲教之者彼皆不欲受也奈何僕計明年若未死將又欲遠游蓋庶幾遇同志而死瞑目也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恥齋來書云軫於先生異趣也未識也然久瞻顏範山斗之私未嘗不惓惓也先生生於今學於古不乘俗陸沈動以古人爲師是誠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緒餘士苴見諸論著字畫軫因族叔璞獲見聞一二亦足以見庖丁之進於技者有自來矣莆科舉文字之學方今大盛或者以爲未歟蓋多而鮮精故也古人謂文必深於道者能之豈虛言哉軫不能脫俗學竊意當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庶幾韓子倒學者然亦未之能也豈不深愧先生乎慕先生而不獲一識恐終負此心今因族叔環行敢布此區區先生其或有以教軫乎吳草廬文集四部敬致左右幸希留覽漸熱惟爲道自愛

色笑未相及而手書見與其爲喜幸何如但謙己善善多有過實令人深愧詳書意有慨然敦古崇道之心孟子所謂豪傑猶興者殆子乎僕嘗遊萬里達京師在處輒詢訪此人良不可得不意近在吾閩中甚

喜甚喜。恨不得一見也。所謂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絲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此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麤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只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麤者耳。得其麤者。味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譬如印版。印出一張模糊。則張張皆模糊。心麤之病。何以異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乎理。又有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眞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覩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盛論所謂未能脫俗學者。豈非指舉業而言耶。則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以應試而已。苟前定黃甲有分。亦自然進士出身。所

貴者不爲所累而已也。大抵窮通得失皆天。而道在我。惟君子信之。故以天從道。則既得乎道。而亦未必不得夫天。衆人惑之。故以道逐天。則既失乎道。而亦未必盡得乎天。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卽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卽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五經四書。豈有異文而讀者哉。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心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風。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又所謂倒學者。韓子天資高朗。故能由文以近道。實未深於道者也。深於道。乃韓子所自許。非先儒許之也。無道學工夫。今不可以取法。不欲求道則已。苟欲求道。須學程朱。而舉業亦未嘗外者也。僕早年有志於是。然昏弱也。又不幸嘗多疾病。不能精下致知工夫。苟聊性命而已。故無成功。負父師之教。罪不能免。又子姪輩皆無志。無可與言者。前人相傳。至僕而泯。良可悲痛。忽得來書而喜。何啻逃虛空者之見親戚。故感激覆書。言多急迫。勉強出答。非所問。亦悲痛之激使然也。望憐其情。恕其狂。而玩其言。若萬一有取。亦學功之一助。或有可疑處。則乞再見教。萬幸萬幸。令族叔梁石弱冠時。亦有此志。嘗自奮曰。安知二帝三王之道。不重興於海隅乎。今聞翰林鄭檢討亦有此志。如梁石之初。可喜。亦恨未見。承惠吳草廬文集未到。想必奇書。深謝深謝。愧無奉報也。奈何奈何。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三

書

覆憲副何喬新書

承諭看皇極內篇。極荷盛意。然退而遵命。孜孜朝夕。深慚愚昧而無所得也。因憶前至京。侍郎尹公一見。首以有温泉無寒火之說見問。是欲愚讀皇極書也。然讀之。其爲慚亦然。皆無所自得也。雖然。竊亦有鄙見焉。請并陳之。二程先生。倡明道學。繼孔孟之緒。於此經世書。似宜熟玩也。乃似未嘗一著其眼。入其意。康節欲傳以是學。又不肯受。曰。某那得工夫。蓋皆不甚把當事也。竊意皇極內篇。殆亦猶是。雖西山眞氏。嘗稱其書與三聖之易同功。要之不出乎康節之門戶也。但有法加一倍數本中起之異而已。其實皆數學也。使程子九京可作。未必不與經世書而同視也。又九峯之學。似未得爲宿者也。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而並言。亦可見矣。則其著而爲書。豈能盡粹哉。以未盡粹之書。而謂其同功三聖之易。殆過許矣。愚由是知程子必不右是書也。或曰。程子之所專用功者何如。曰。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汎汎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汎汎焉務讀多書。而無即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門。安得覩其堂奥。未嗑其肯。安得味其精髓。程子之尊德性也。必眞能致廣大極高明。而極乎道體之大。足以爲窮理之本。道問學也。必眞能盡精微。道

中庸而盡乎道體之細。足以爲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凡其所以爲功者。始終本末。皆必如是而無一之敢苟。故曰某那得工夫。豈不信乎。諒尹公必學程子也。而又有餘功。精及康節。亦甚難能哉。如愚輩亦願學程子也。而於此工夫。蓋千百未及乎一二。竊謂此類書雖所當讀。尤未宜讀耶。程子曰。須二十年工夫。然則不惟不暇讀。實亦未遽得其受用也。故不如且專學程子。雖朱子亦學程子者也。其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而覩奧。步步隨其所至。據其所得。皆有可樂受用之實。此其爲程朱之學也。若物之表。果有一箇可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空虛者。康節所謂老子得易之體者。正亦謂此。是皆於大體上見有未瑩。故喜道此語也。使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見得透徹。必不肯道此語也。大抵此等書。以聖門觀之。有之似無所大補。無之似無所大闕。但可備一家之書而已焉。又豈有文王、周公、孔子。但能知易之象。而不能知範之數。必待於今人之補耶。以愚觀之。不但易經吉凶悔吝之占。已自足爲世用。恐其又皆必有微意也。蓋疇數之精者。只宜以授武王。所謂聖愈聖。賢愈賢也。使桀紂得之。則其奸益神。雖湯武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懼哉。此聖賢所以皆不傳數學也。如蓍之筮。龜之卜。皆上古之法。惟龜則曰僭吉。是以聖賢亦不傳焉。皆有微意也。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以高明辱垂清顧。故不避而冒言之。伏望鑒別。得夫恕其狂妄。進而教之。幸甚。又如大學西銘等書。愚讀之數十年。至今猶似未熟。非虛語也。高明如以爲然。乞亦轉示內翰張廷祥先生。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名臣

足下與履信書。末附陳生一人。誰也。履信意以僕當之。想其非是。蓋僕猥鑒寒賤。於時無取。雖叨誦數行書。而學術迂僻。不合又不可諫。蓋誠迷於是而樂之。雖欲悔而改之。有所不能。以是爲時賢君子所共厭嗤。所以厭之而嗤之者。豈盡不出於公論耶。殆非也。今足下居數百里。色笑未相及。一旦於羣訶之餘。獨能假以一念之寵。何耶。蓋眞亦喜於是。有同僕心。異於時賢君子之道。如履信之所云故然耶。向聞履信之云久矣。今又證以盛念。咸出誠實。則僕當一日粥廬爲資。不遠千里。而惟吾子之歸。喜哉喜哉。吳雄齋行。姑此濟問。未承專墨。不敢底盡。而於起居頌德禱禧之道。亦皆簡之。尙容別副。

布衣當上書時。彭韶言於大學士李賢曰。近聞有不遠萬里而詣京師以陳天下事者。書再上而不得見。吾君事甚要而不得行。斯時未審公得聞之否。或聞之而不加之意否。其人雖乃一布衣之士。其事實欲復三代之風。故其言皆曰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振風教。此等大關鍵也。則其所繫於天下不爲不重矣。何乃上不得見於吾君。下不得引手於吾相乎。夫以一布衣敢言天下事。苟非學之有得。蘊之有素。知之明而不貳。見之精而不歧。則不敢言也。抑非以世之可爲道之可行。足以輔當世之政。足以翼今日之教。則不肯言也。使爲布衣者。得面對於廷。而罄所言。展所蘊。以見用於時。則今日之風教。豈但爲今日之風教哉。公其言之可也。（李賢侍英宗皇帝。看先生心圖。問曰。這個圖怎麼說。賢答曰。這是陛下心如此。賢又曰。自古帝王聖賢。家心都是如此。英宗問曰。這心可學否。賢曰。可學。）

又與彭韶主事書

不幸凶變。太宜人奄棄榮養。諒惟孝心純篤。其爲哀毀曷克勝堪。大恐逾常矣。聖人中制。伏乞勉從。至祝。僕渴趨一拜。奈未及何也。向歲妄意至京。過承腆遇。至今感歎。以爲大非笑中。乃有足下也。卿卿大熱。寶重不宣。

覆陳白沙獻章書　理學名臣。

白沙來書云。僕自北京與梁石翬游處。見語盛德。每惜不得一面。去秋經過洪都。訪張內翰廷祥。因留宿。語先生所以告內翰者。某才一二聞之。又恨不能詳也。今忽拜承手書。許以枉顧。良用慰沃。顧僕年少。何敢屈先生遠來。開春擬攜一二同志。東游羅浮。歷惠潮達閩。訪武彝故址。尋有道者之廬而請問焉。先生儻未他出。僕更不牽制餘意。但老母蠶康。賤軀無疾。決不負此游也。書既稱舊歲連得周進士書。而先生之問乃爾。豈無一語及僕平生出處志願耶。僭瀆不罪。

承來書。欲游武彝。適合鄙願。蓋亦每有念於一往也。若得陪侍。豈勝懽慰。幸庶幾晨夕。必得商量平生事也。謹此顒俟。草草不具。

白沙再來書云。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彝之游。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托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睚石之忱於左右也。不具。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理學名臣。

承李僉憲恩周易折衷一部至舟閱之乃宋趙采所述者也不知趙采是何等人乃敢妄謬如此獲罪於程朱二先生處不可盡數一言以蔽之可謂小人而無忌憚之甚者也又有某人爲序之某人爲校正之某等樂爲刊行之若干人者皆當世名人皆讀程朱之書者可哀也夫又其版至今猶存未有毀之者重可哀也愚意速將此版付之烈火毋令後人再見雖則爲程朱護道其所以爲趙采掩惡之意亦大矣足下以爲如何試取其書詳之

答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吳太守問書云生每讀論語至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未嘗不掩卷深思當時聖人行道濟時之心果何寓於擊磬彼荷蕢者聞而知之固亦非常人矣後世不知荷蕢者之心又安能知聖人擊磬之心彼磬樂器也擊之與否所係甚大願聞其旨何如直書於簡末示教幸幸

聞聖人擊磬之聲而能知其心要須非常人然後能也但磬樂器擊之亦以適趣而已若曰所係甚大恐未也如琴瑟鼓之亦以陶情而已惟知音者聞之能知其心耳恐皆無大所係也大抵此章之旨重在末二句不重在是亦非是欲後世必先知荷蕢之心然後能知聖人之心也

與夏指揮書

舊歲生在玉州每聞人在城中來輒謹詢問既而聞有恩詔某先爲侯贊喜以爲吉人宜有是也前承賜

贈華詩一首。海城士子。至今珍誦。某每亦擬和。竟不能成。然亦不敢遂已。方欲勉和之也。記在開元時。過承軒騎枉顧。某走迎。仰告曰。某小生不敢瀆拜。越明日趨覃府謝不遇。因設兩拜去。自以爲合禮。然而士君子至今有非笑者。按禮玉藻云云。註曰。士於大夫貴賤有閒。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也。恐其答禮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面。若大夫出而答其拜。則走避之。今侯擬尊。則古大夫之列也。僕雖非士。而侯實以士視之也。則先王既有定禮。幸讀而知之。豈可復犯乎。愚意漳爲禮義之邦。尊卑相見。必宜各守其禮。方爲合道。不然。動輒先拜。而攀尊者之下答。以爲常禮。失爲士之分矣。此蓋讀記不熟而誤耶。記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實皆謂大夫敬士。則先拜士。非謂士敬大夫。則先拜大夫也。大抵大夫於士。以先拜爲尊。必如此方爲尊卑各合禮令之宜。不然。皆非禮也。豈可苟哉。草草瀆尊。不盡惶怖。尙多有論。容他日面盡之。不宣。

上唐先生書　奉

某竊聞陰符經參同契二書。朱子及蔡西山晚年極注意其閒。既又爲之釐正箋解。（缺）序陰符曰陰符經三百言。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言天地人物。皆自無而生。有人能有以返無。則造化在我矣。抑程子、邵子、亦皆有取其書。以爲純而無雜。此皆册載之言。必不我欺也。雖朱子感興詩中。有但恐逆天理之言。然以某觀之。聖賢之意。必各有在也。今人才見是書。輒以異端見卻。而遂不之考焉。恐非先正箋註之意也。先生春秋高矣。某得再見顏色。退而憂悶不已。且不覺歎曰。三年不奉見。不意吾師老

甚而至此也。及昨日聞函丈自思之病。某乃悟。以爲函丈委容神采。所以大異昔日者。皆見奪於多思故也。某維之。羣書有言。思曰睿。睿作聖。而周子亦言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然此乃新學者事。函丈年躋七衰。乃從心不踰矩之時矣。又奚庸思哉。且新學者神強氣壯。愈思則愈有得。老人神氣耗弱。縱思而得之。亦非自然之樂也。故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之謂也。且孔子晚年嘗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而先儒謂其無復有行道之志也。竊謂函丈正孔子致歎之時。亦必無復留意於天下事矣。若陰符參同此等書。似宜觀也。某願函丈取其書。姑置異端之惡。而以平意觀之。若果有理而可行焉。則不惟慰某仰望之心。抑且慰新學後進之欲求道者無窮之望也。然亦冀其引年壯氣而已。非所謂長生不死也。某意如此。故輒言之。不知函丈以爲何如。

與翁均質書

聞吾子家與蕭公近日相訾辱至矣盡矣。古人云。斯文一家。其可自辱如是乎。今世俗正窺視我輩罅隙而欲譏議之。乃蕭牆之內自相戈戟。如此甚不宜也。且蕭公得罪於吾子。比之當時棄絕於某。其輕重如何比也。某豈不知。怒者顧以鴻江斯文者少。幸有我輩二三子者在而已。故惴惴含忍。洒恐不免。此亦吾子所素知者也。以某之偏躁。當時尚能忍之。今子之德量。殆過於某。乃不顧斯文之重。遂發之怒至此乎。古人云。先國家而後私讎。今我與子同志。先斯文而後私怨。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也。今秦人有辱於我輩。我輩尚共怒之。況我輩自辱於我輩何心也。且讀書人所貴者。以能動心忍性耳。今既不然。則與俗人何

異。且蕭果大過矣。吾子亦當聞衆共攻之。未可私下行罰也。且某與衆友。實共推蕭公爲斯文之長。譬猶楚俟共立楚孫心也。今吾子以私辱之。不猶項羽以私怨而弑之乎。我輩置心何地也。自今伊始。庶幾改之可也。不然。當誓衆以共誅楚國弑孫心者。嗚呼。天地神明。共鑒此心。某等別致書共罰蕭公過大外。謹先奉此。儻蒙賜察。乞書示下。某當趨拜。先爲斯文賀。然後負荆請責。直言之罪。

與龔允望書

昔承教有朱子成書將見借。今人便輩遂付之來。又聞有通鑑綱目爲卷帙不全。然猶渴得一觀。若皆可見。則某不惟珍重而敬閱之。抑且知感益深也。

又

卽日早。某得見朱子成書綱目。心眼增明。然檢閱間。恍思謙遜已逝。不覺淒然泣下。吁。某與謙遜辱嘗相友善。豈意其獨不幸而死於不弔焉。則爲之友者。安得無罪。蓋失於不知預相正也。某於去年此際。雖嘗哭之哀。今年此日。又雖淒然而泣。然亦何益於死者之所爲也。以此知君子之交。不可不深也。蓋交不深則相知淺。相知淺則必不知所以互相規正也。豈徒無益而於不測處。或各相悞其名節焉。非先生其孰可與道此意也。無今猶幸得見謙遜遺物者。又承乃叔父氏辱知而見賜借也。豈勝悲哉喜哉。某閱書有感。故迫言其事以自警。且以敬復焉。前日嘗於山平蔡家。借得綱目二册。凡八卷。正是付來綱目首段。其卷次甚相聯合。然來本於中段雖未檢而試之。末段實已欠數卷也。抑聞起居少不佳。是否方喜康裕。不

意又然幸調護

與蔡先生書

拙論二篇本不可以上穢明眼然有疾者不可以不求醫幸先生削正之也前聞有綱目通鑑數帙不知今猶在否某敢借來整訂觀閱必有大進益則豈敢忘恩也

與給事潘榮書

皇帝再臨天下則皇太子復正位東宮矣僕雖草萊布衣亦躍爲天下大慶也然亦爲足下慶焉何也向者無故而廢立惟足下忠憤內激誓歸一見父母而去輒欲爲太子死官衆人亦以此信足下也不幸遽丁艱而未起復耳僕作挽令先君詩有曰九京若見宣皇考應問令郎起復時微意亦指此蓋所以獎明足下之志也今幸日月晦而自明天地重開臣民胥慶明日足下趨朝獲睹舊日龍顏雖大功非出己手然其志有素可謂無慚矣從今伊始身爲聖朝之侍從心免死諍之苦責雖有所當言者亦不過責難陳善獻可替否以措天下於雍熙矣則足下之爲慶何如哉僕迂言太類如此然非爲佞也道其實也足下回京有日攜此而往亦壯矣哉僕近有書上揮使夏公亦大略自敍行禮一節足下閒暇時幸取一觀亦足以知其行之有由又必有可否之論幸以賜教僕自恃布衣之賤故敢狂率多失謹慎然自古王公亦多容之也

與丘宗道書

未審清幹其事又何如也。聞會陳謁太守限八月初交完。若果然。幸甚幸甚。然信義之交。不謂善始否終乃如是也。末世滋僞。豈勝惜哉。某自不見老兄、其病益增劇。奈諸友顧盼。今復小瘥。雖尪弱不支。然死則又未也。伏望不在介懷。專志了事。疾歸同修故業。迷途未遠。堯舜之路。尚可歸也。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列位獎許之過。愧赧奈何。聞岳知府高於書法。僕欲拙寫數幅送觀。聽其議論。蓋欲以行路旅客自處也。今足下既說破姓名。又諒必有過稱道處矣。如何可復往哉。足下必信此意也。聞周梁石、道鄭內翰頗詳。可喜僕尤願見者。今盛意欲同往訪極感。況足下又有事乎。所賜謹以祇受。惶恐惶恐。

雜著

無眞儒辯

眞儒之說。僕不敢知也。而以程子千載無眞儒之說推之。則自周末歷漢唐以至於宋。中間實千餘年。雖有醇如董仲舒。雄如韓退之之徒。亦不得有此名也。是蓋眞元合五緯聚閒氣所鍾。千百載而僅一出。仲尼、孟軻之後。必如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可以爲眞儒矣。或者謂僕嘗鄙漳無眞儒。僕答之曰。譬如神龍焉。盡四海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四海之所稀有者。而必求之一瀦。及不可得。則鄙之曰。此瀦亦無神龍矣。此豈是言乎。如眞儒盡天下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天下之所稀有者。而求之一郡。及不可得。則陋之曰。此郡亦無眞儒矣。又豈是言乎。夫漳固爲文獻之地。賢才盛出。然而儒於其閒者。如董仲舒之醇。韓退之之

雄。則可有之矣。若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愚以程子之言律之。雖盡一時之天下。而稱其人。亦不爲過。而況一郡乎。僕雖至愚無識。然決不敢以是之重望而責夫人也。然則此言安出。僕以不自量。爲朋友所拉。訓蒙於漳。因講大學序有俗儒之論。遂爲忌者所附會而成此語。蓋欲假此以爲巨網而反撲之。俾漳之名公巨儒。盡怒於僕耶。然怒者自怒。必有不怒之者。僕何慄焉。以僕計之。不怒者惟足下及諸公數人焉。其餘則皆怒也。然而今必辯於先生者。蓋有望焉。庶幾遇其人。其肯止其怒否也。嗤以布衣之下賤。尙切切畏人怒。殆無爲足下及諸公之所鄙矣乎。奈何奈何。

執古辯

儒生有行古禮者。大爲世儒所譏毀。及示之以禮經之文。則漫然不較理之是非。但以汎言來曰。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故予亦以汎言往曰。公之言是也。然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與性成者乎。夫莫大乎親喪也。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飮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眞有兩箇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箇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夫善通今者。莫若阮籍。然而何曾折之曰。卿敗俗之人。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則不以此爲貴明矣。愚意古禮用意着力執之。猶不能及。多得罪於先王。況今乃以執古爲非。以通今爲是。則其傷禮敗俗。宜無不至。又豈可勝言乎。吁。孔子執古。拜君而從下。猶爲時之所譏。孟子行古禮。尙爲王驩所怒。況某以區區而欲執古孔孟之禮。其爲所譏

毀宜也。然則寧百見毀於世俗。不可一得罪於先王

元正字說

吾鴻江亦朱子過化之地。故其士習猶知尚禮。吾友蔡孔昭氏、將冠其長子。良以禮也。而戒賓於予。以予初未嘗禮冠也。永文歐爲贊。以歐亦知禮者也。前期以元正爲字。而謀其說於予。予不得其義。既而日得之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良善也。本之立於己也。貞正也。效之著於人也。本立而效著。聖人之道備矣。或謂此君天下者之道。豈學者所可汎擬。予曰。是固然矣。然道之所在。無推不可。諸侯能元良。則一國以正矣。卿大夫能元良。則一家以正矣。士庶人能元良。則一身以正矣。如或之論。則凡書之所陳。類皆帝王之道。學者皆無用而可以不必讀矣。奚可哉。元正勉諸。能知體此良以立身。正以及物。本立而效著。則吾以子爲成人之道。不止於巍冠美稱而已也。勉諸。

自題九骨扇

一生二而二生四。四分爲八。一者本也。八者末乎。闔闢無窮。動靜不輟。闢而動。風月無邊。闔而靜。天機未軋。然則天地之機。既在我手。萬物之微。其能奪乎。

自書草堂

須就念頭把住。餓死伯夷齊清。

題玉堂賞花集後

僕觀玉堂賞花集。知諸公之尊榮貴寵。皆出於天命定數。固非人力之所能及矣。然周公之道。其益衰矣乎。昔周公相周。承文武聖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猶且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勤相職。今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皇上復位之初。拳拳以此爲問。見於丁丑科策制者昭昭矣。諸閣老公豈盡不知耶。則今之天下。不逮周公之世遠矣。設使周公生今之時。作今之相。不惟三吐三握以數之。必將併食與沐皆不及矣。何暇於賞花乎哉。又況玉堂非賞花之所。不惟無益而實有害也。何也。閣老君之師相也。爲師相者。既自以賞花爲樂。何怪乎所輔相者。不求名花珍禽異獸以爲樂。是師相教之也。何以嚴憚以成君德哉。既詠爲詩。又繪爲圖。又梓行以誇耀天下。謂之玉堂賞花盛事。吁。末矣。周公所不暇爲者也。或曰。今欲正士習。淳民風。勤周公之政。其道何先。曰。布衣所上程朱正學纂要書是也。一立明師二補正學三輔太子四隆君德五振風教。凡此五目。舉而行之。夫豈難哉。玉堂諸公。方賞花觴酒賦詩。故辭之也。雖然。諸公笑。布衣爲迂儒。布衣亦恐人笑諸公爲俗。相誰是誰非。孰緩孰急。百世之下。必有能辨之者。故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美哉。衣冠之盛也。子以餘慶而賢。父以推恩而貴。甚宜也。廷綱著爲此圖。朝夕自觀。若曰。固父祖之慶也。聖主之恩也。顧吾身何以允稱乎此而無負乎此耶。於是惴惴焉益加敬勉。靜焉而涵養致知。動焉而慎獨誠意。使交養互發之機。自不得已。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因外美而益充內美。發而爲至美。孰曰此圖之作。無益而徒然乎哉。或曰。不去玉堂圖報稱而來泉石侍行樂。固爲虛負矣。

安在其爲至美予曰吁是別有一種道理非汝所能知者也廷綱曰請書以觀

題余經魁詩卷後

尙器余君之易學或稱其遠有傳授於周孟中先生故能深得乎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殆是也是以能領鄉薦能魁八閩之多士然十七八年時我嘗告尙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者學易之要也以始學言之存心致知之道亦在乎是此朱子之說也蓋主敬卽存心擇義卽致知道體極乎大也非存心則無以極其大道體極其微也非致知則無以盡其微靜而不能極夫道之大動而不能擇乎道之微則雖曰學易亦買櫝還珠而已矣何有於至精至變至神哉予爲此言時尙器亦孜孜焉傾聽而樂聞蓋有志於是學者也今果能如是寧不大喜慰哉將行試春官對揚大廷居致澤之位盛德大業亦進是以爲之也然而學功無窮我猶欲尙器於推行周先生至精至變至神之餘而主敬擇義之功猶未可忘者蓋君子之學欲其足踏實地務實功不徒耀乎虛文則可貴也尙器勉諸幸勿以布衣之言爲迂闊而忽焉林蒙泉先生亦尙實者也舉人林志完君邦儀君又嘗聞此言而有志焉者今君至京試以質之必有然予言者

題杭邑唐守愚挽詩卷後

予訪師問道歸自江西不得所願心常悒悒不樂惟思今秋當科舉至閩省得復一見吾郭逢源孔用常唐守愚等與之一相語故舊爲可喜也舟至半溪見閩省一人嘗問之曰汀州府應試秀才皆已至乎曰

然予喜至岸遇汀州府人在省來者問之曰上杭縣應試秀才已至乎曰然予又喜見上杭人在省者輒問之曰郭某孔某唐某俱來科舉乎曰然予始大喜得遂共樂也予入城未定館先訪諸君初見用常次見逢源守愚與逢源聞予聲即趨出拜泥中蓋其喜甚不自覺其地之泥也是守愚愛我亦由我之愛守愚其情一也明日逢源用常張某皆來下顧惟守愚不來逢源曰唐有疾弗能起視某爲敍之予心兀然往視之憂詢之曰已謀某醫士看用某藥矣予去明早眠未起聞門外有人語聽之乃郭與孔之聲也予大驚曰天乎二君早來必有大故也即披衣趨出曰天乎二君早來吾心墜地矣奈何奈何二君含淚言予失聲但撫胸跳足一邊言整理喪具是日晚予偕諸公哭送至西禪僧寺寄停又哭盡哀而拜嗚呼守愚若見我之盡哀而拜其幽冥間亦必盡哀哭拜我乎守愚生前以道視我而愛敬我生與死其心豈異乎哉雖然我所以哭守愚者亦豈私情乎哉以守愚之聰穎樂善其學而至於道也豈易量哉嗚呼揮淚書此於諸公挽詩之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後學生布衣陳眞晟敢昭告於晦庵朱先生遺像竊以古祠重建新像既成則此退閒舊像宜築別祠以崇奉之鴻江自衞侯以下儒生學子皆有崇奉之誠今命某專來恭請伏望遺像之靈捨此從彼永享萬年之祀禮也謹告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竊惟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貌。一實而萬分。所謂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不宜哉。今漳平又添一貌矣。雖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惟夫子中和眞像。而涵養進德修業。尤尊夫子聖學之正教。既得其像。尤尊其道。則夫子在天之靈。其少慰乎哉。幸此深山士子。慾心未動。良心未喪。未有功名利祿搖動其心。未有記誦詞章破壞其體。大可教也。願在天之靈。陰誘默相。俾大有成。他日出學而仕世。皆顏生王佐之才。足以成伊周之事業。則天下之學校。皆正教之學校也。其皆有賴於聖靈乎。嗚呼。至禱也。惟茲縣治新設學校。新建聖像既成。禮宜釋奠。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四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游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託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石之忱於左右也陳獻章書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牀頭易敢爲執事誦之羅倫與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閒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竊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胡僉事書

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儻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嘗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歎可歎陳獻章與張元禎書

棲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歎索居端默沈潛慕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詣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篋屢揭示我室廬楊廉撰贊

布衣陳先生行實

介軒陳璉譔

先生生而秀異。資稟純明。大本端正。出異端而歸正學。絕流俗而復古風。皆出其天性焉。八歲失怙。十有二歲失恃。凡所養所教而底於有成者。皆其伯氏之功。方十歲。卽悟異端之非。蓋泉人多習於老氏之學。先生與兄執儒書。就師講解。至攻乎異端章。師曰。卽今佛老氏。皆異端也。先生遂愧悟。由是厭老氏之學。而思欲以出之。自後妖妄之說。不入於耳。一日疾。灸不自知。巫者投之以符。先生強瞠曰。死生有命。卻之。十有二歲。母疾。先生躬煮粥藥。三月有餘而不怠。嘗忤母意。怒寢不食。先生懼。泣言慰解之。每出侍醼。長者賜以美羹。心思其母。卽乾其汁而密懷以遺之。十有五歲。兄嘗爲議婚於老氏之門。衆皆稱美。先生獨不可。乃謂嫂曰。兄固欲定某氏之婚。我寧死矣。嫂懼。言之兄。事寢。衆莫測其意。嘗請命而習攻金。盡得其藝。復自悔曰。此非君子養心之術也。遂廢之。十有九歲。因世俗有乘服完親之禮。適有庶母之喪。衆議行之。先生固執不可。或詰其意。曰。吾不能說。但知必不可也。及長。每念父母早喪。遇歲時忌墓之祭。必盡其哀。念送終不如意。遺命不得用棺衾之美。念伯兄玉瑩氏撫育之恩。執喪如喪其父。竭力殯葬。保全嫂節。卹二姪如己子弟。敬夫氏失所引。其男女各二人。養之教之。處同氣怡怡如也。姊氏寡居。有子三人。保之卹之。無失。晚年攻大小眞草書。念無所遣。買大小豬毫筆三十管。白鹿紙五千張。終歲書寫。均與四姪二子。曰。幸寶之。平生不顧身家。惟以保宗卹族爲務。遇妻子如嚴君。閨門之內。嗃嗃如朝廷焉。外母氏無嗣。而生養死葬。必盡恩意。以至宗戚貧者不能卹。必教其子孫使成才。不論鄰里貧富貴賤。必教其子弟使

成德。未嘗計以私焉。慨海濱鄙無禮俗。始倡朱子冠婚喪祭之儀。貧作神龕四座。以奉四代祖考。製深衣幅巾。率宗族鄉里。以朔望訓蒙之暇習之。家喻戶曉。拳拳不怠。而遠近禮俗。翕然興焉。慨海濱荒不知書。始作書櫥一座。三層貯經子史諸書。旁求百家文字畢集。晝夜習讀不倦。蓋學堂一座三間。訓誨嚴條約以身先之。來學者莫不成德有造。而絃誦之聲洽焉。慨海濱無文教。凡投人事無巨細。必有翰墨飾於其間。而邊鄙一文獻矣。平生勤無休息。雖一飯之頃。霜雪之役。未嘗釋卷。其自奉之約。居取蔽風雨。食取止飢渴。衣取蔽寒暑。終身如一。年十八。始讀書。即知嗜學。南游金浦。北適泰莆。用心科目。年三十五。衝辟赴科。以無待十禮。未入場而返。自是決去詞章。不復仕進。眞積力久。大有了悟。讀論語則悟聖道一貫之旨。讀易通則悟天地萬物之本。讀西銘則悟理一分殊之原。得存養於中庸。得擴充於孟子。得聖學始終之要於大學。乃以知行二字爲用功。以敬之一字爲用功之要。靜以此敬。涵養其心。動以此敬。持守其身。以此敬而立體。以此敬而致用。蓋心身動靜一於敬也。平生動必以禮。行必以義。不沽名而釣譽。當言則言。當爲則爲。無顧避於權勢。嘗曰。寧百見毀於世俗。毋一得罪於聖賢。又曰。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嘗慨科舉俗學之弊。天順己卯。詣闕乞召見本上。批禮部知道。不奉旨。又上程朱正學纂要。蒙批禮部看了來說。部又寢不行。尋英宗敕學校。始有務居敬窮理修己毋事口耳之習等語。先生復著正教正考會通上之。提學不行。又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當列文廟顏、曾、思、孟之次。並與會通具本。欲詣闕請而行之。未及而卒。嗚呼。先生全體大用之學也。豈管見寡筆所能敷闡。尙幸先生有遺文若干卷。

及搢紳諸先生哀輓及上司褒異之詞可見其棁槩焉有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陳白沙）有以靈芝醴泉目之（周濂溪）有以開出眞儒目之（程伊川）御史先生生於永樂庚寅卒於成化癸巳館於玉州定山遭疾桂都指揮使請歸鎭以遷調不從遂殯定山正寢嘗感夢某年月日終矣至期命治棺衾遂歿葬於龍溪縣二十八都趙塘山其山則門人施侍御睦所送也周僉事同彭知府立石於烏嶂橋官道旁先生娶盧氏子二曰玏曰璟孫三曾孫八家世淸白以成化改籍龍巖子孫遂聚居於葬山外二里許定山社守墳焉今則爲漳人也（石今移於墓左改題曰皇明理學名臣泉南布衣陳公墓道）

贊

剛果穎明主敬存誠斯文已任得道遺經建言心學三代復興教考德藝參用朱程五敍惇厚五秩倡行始終勤惕業業兢兢眞儒正學歿世芳名作我先覺搢紳式矜

布衣陳先生傳　門人舉人鄭普譔

先生祖莆人宋丞相陳俊卿十世孫也父安寓於泉以聖朝索賦籍於鎭海先生生於鎭始爲鎭人先生生質剛毅穎睿不凡少師漳浦蔡司敬長泰唐宗泰二先生學方有知卽有異知遠志初學舉子業亦嘗薦於時不屈歸卽有妨功奪志之論乃按其學而業正學以主敬爲入門以致知誠意爲功程不復仕進教授生徒來侍者日衆凡教皆以身言行威儀靜作有則升堂入室秩秩有階朔望則畫圖督諸生習冠婚喪祭及鄉射禮有延者則從容行之足以薰陶頹俗故隨遇人多德之不能捨不見嚴憚可畏而弗親

也。爲文章。雄健理勝。有正氣。不雕工巧。富麗。其學惟以治心修身爲事。不事記誦詞章。嘗語普曰。科目不足以得人。非惡其不類己也。所太息者。大故耳。聖賢四書五經。皆詔後世以道具也。道外無人。人外無道。今人開卷、則但謂此章當何主意。當何命文而已。學能工乎。此遂爲深得經書之旨。遂爲登籍聖賢。是蓋不入其道而文章其道。不心其道而口耳其道。惡乎可哉。此聖賢經書。僅爲俗儒輩獲魚兔之筌蹏耳。於世也何資。於天下風俗也何正。於賢才也何得。吁。教成習久。果學者一日之病歟。叅世沿襲膏肓之病也。於是採宋儒之說。著程朱正學纂要。詣闕上之。疏下有司可否以聞。以有乖張時政。乃中止不行。然時亦有如唐人之是楊綰者也。未幾英宗敕學校。有務居敬窮理修己毋事口耳之習等語。蓋用先生之請也。先生復採宋儒之說。參以時制。立爲三等定式。曰正教正考會通。擬請於朝。而先生歿矣。既歿。普德先生之教。悼先生之志行。不可無傳。謬爲是傳。或讀之曰。先生師唐蔡二君子。皆發身舉子業者也。先生何所見之異之大如此乎。子傳不幾於誣乎。普微有言曰。不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歟。先生宜有是傳。

門人翠渠周瑛祭文

成化壬辰冬。予自廣德州書滿入京師。忽有以布衣先生訃告者。與林司正雍、謀相與爲壇南野以祭之。因採先生爲學梗槩。作祭文一通。先生姓陳氏。諱眞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別號布衣。其先與泉人父諱安。執戎鎭海衛。實生先生。先生之學無師承。自讀中庸大學始。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繼讀大學。專從事於主敬窮理。故先生本源澈澈。義理精明。有所本也。天順初。先生嘗撰程朱正學纂要。詣闕

上之不報及歸又纂皇明正教正考會通知者謂其說可行也先生學不自足聞江西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不果嘗會張太史廷祥聽先生議論稱得爲學正路若知行二字則瑛嘗面受先生之說矣先生嘗言人於此道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此瑛有所疑今則不得以卒其說也矣

心學弗傳迄三百載文字繁滋騰於四海嗟嗟夫子奮於南隅刊落蕪穢還於本初維天生民厥心爲大惟敬斯存弗敬則殆陰陽之兆事物之機靜以觀之洞見亳釐謂知既至謂行自順崇德廣業不勞而奮我聞知行日有後先知固不易行加篤焉先生乃言立本爲要本立用行惟聖之教進聞斯言退有後疑緬然前哲諒不我欺云胡日月其去迅速先生長往不我旋復燕山之北閩海之南精神不味於我是鑒

福建僉事畏齋周孟中祭文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三月丁巳朔越十有九日乙亥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廬陵周孟中謹具瓣香致弔於閩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於乎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蒙庵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皆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慕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曠百世而相感況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者乎於乎先生奮身戎伍遍迹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文之正路信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布衣得游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寸心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縣隔矣孟中職忝觀風久欽高致表石道傍庶來者有所考焉英爽不昧其尚鑒格

翰林檢討東園鄭紀祭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壬子朔越十有三日甲子鄉生翰林院檢討仙谿鄭紀謹以牲醴致祭於布衣陳先生之墓曰天生聖賢皆爲世道不偶然也堯舜五百餘年而後有湯又五百餘年而後有文武又五百餘年而後有孔孟又千有餘年而後有周程張朱向使湯生於堯舜之時不過一咎夔耳文武生於湯之時不過一伊傅耳孔孟生於文武之時不過一周召耳程朱生於孔孟之時不過一顏曾之徒耳何如曠世應期層見疊出斯文幾墜得之而振人紀欲絕得之而續繼往開來繩繩不絕千萬世猶一日也今日程朱又幾五百年矣先生奮戎伍之中憂道學之計以窮理爲入門以主敬爲實地指畫心圖而陰陽動靜之理明敷陳王道而經邦濟世之術著閩之後生小子得以覺迷途而歸正學者先生之賜也先生雖不得游乎程朱之門亦可謂私淑其道者矣嗚呼先生往矣吾誰與歸而今而後繼者其誰嗚呼哀哉尚饗

太守莆田吳繹思祭文

寓惠州鄉生吳繹思拜哭漳南故布衣陳先生之靈前嗚呼先生一布衣耳斯文之領袖也成化三年生在江西瑞州時幸與先生一聚首不二三日卽別去今生又食於惠前後閒闊五六年矣去年春聞先生欲來會陳公甫先生於白沙竊喜便道復得一見不意後不來孤予望也夫漳南白沙地相去不爲遠也彼此之志不爲不相合也奈何先生終不果來而公甫先生有今日挽章之作傷悼何如耶人知公甫先生所以哀挽之意則亦不能不哀先生也繹思辱愛有日又公甫先生寄挽章至披覽之際重傷於懷謹

將俸餘白米二石遠表奠儀並公甫先生挽章同以奉去神其有知能不我恤嗚呼哀哉

行人蒙庵林雍祭文

嗚呼先生幼有異質長克修學篤志勵行超拔流俗布衣藜湯陋室孤鐙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凜凜乎寒苦之節耿耿乎德義之風在世罕有於人實難嗚呼先生教人以禮感人以德禮則持循德則反躬學徒知學遠邇大來士友聞風感發興起俗尚有陶鑄之功戎士有循擾之力翕然變服靡然矜式嗚呼先生超今而詣古不爲流汙不爲俗染寤寐古初想像淳龐俯仰宇宙惟此之安敦本而輕末訓詁華藻枝葉蔓延玩索力踐根本固安權衡素定德行可尊嗚呼先生潛通乎造化乾剛坤柔月窟天根五行之運百物之生盈虛消息一以貫之洞徹乎神機變化不測兩在難名吉凶之兆禍福之萌屈伸隱顯默而通之其主敬以存心也則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秋月之光碧潭之清不妄其思不紊其想不非其視不錯其聽其默會以造其知也則鳶飛于天魚躍于淵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極之極無象之象無聲之妙無臭之天嗚呼先生有志乎孔孟之學留心乎程朱之蘊雖弗及乎門牆已獨尊乎儀矩理學不明世罕有知心法之密解之者誰雍本愚昧荷蒙交誼指教之方尤爲切至思平生之深契未百年而長逝日月流邁衣冠沈沒永惟哲人終古不作遠致哀詞用將悲懇尚饗

漳州府推官卓峯黃直祭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七月甲子朔越二十六日己丑後學金谿卓峯黃直謹具芹菜一盤致奠於布衣

陳公之墓曰嗚呼公之墓其在斯乎嘗憶公之時有康齋吳公倡道於江右白沙陳公倡道於嶺南公皆與同時未見公與之相爲師友以上下其論議則公之學術其淵源雖不可知然公當海內競趨功利之時獨能安於布衣從事躬行之學卓然自立門戶爲天下豪傑之所尊仰則公誠可謂一世之高士也矣直生也晚愧不及公之存以恣所學質證於公然幸叨職於公桑梓之邦猶得以仰公之高風奉公之遺矩以臨斯民則平生企慕之私亦庶幾其少慰也昨過道左瞻公墓石輒於車上咨嗟歎息久之然誠不能已謹具香燭芹菜之儀以再拜於公之墓下公於九泉其亦少鑒愚誠矣乎嗚呼尚饗

提學僉事新喻胡榮哀詞

先生余不及識也嘗聞一二知友稱其道德學行蓋希蹤古聖賢者方圖欲身求見而先生逝矣謹爲詞以寄哀云

粤瞻海東兮有城鎮之美人城居兮邈世恬熙學紹先覺兮晞顏志伊靜中動和兮存省在茲不激不詭兮履道坦夷懷寶願獻兮莫或迪知斯民徒望兮未普厥施死生奚憾兮克秉天彝後覺興悼兮孰立範儀高山仰止兮蹊塞阻而貿貿修途兮輪嚘曷馳麟藏鳳隱兮鞠草西岐哀此喪阨兮惟氣之衰渺哉予懷兮汨逝水其無涯

張東白贈行詩

斯道之傳元禎敢謂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眞彼吳許二子蓋亦有未是處元禎何幸得聞而不至錯

用力邪。佩啓迪之言。策駑駘之步。異時儻有成就。則先生之功。當與生我治我者幷也。戴乾履坤。誰其吾人。僞之怪之。滿目儒紳。嗚呼如是方見其眞。歸兮歸兮。斂采韜馨。今雖已矣。後世其無聞。

陳白沙詩

千載武夷峯。伊誰事幽討。垂老赴江山。懷賢薦蘋藻。多謝泉南翁。神交願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

漳南陳先生曰布衣者。其學以子朱子爲宗。予嘗聞林蒙庵、及周進士梁石巖得其大致。而恨不能與接。今年秋。予過江西訪張廷祥內翰。乃知先生曩歲。亦嘗有意於不肖之願。值予在京師。行至潮。弗果。今因鄉友余習之之官莆田。賦此詩贈之。蓋特借以寓景仰之私。亦以勗習之云耳。此稿奉寄漳南布衣華宗老先生。急於通誠。僭率惶恐。獻章再拜。

瑞州陳賢贈詩

道學相傳是甚人。先生今復起南閩。源頭活水通洙泗。泰宇天光絕俗塵。日往月來皆道體。鳶飛魚躍總天眞。愚生獲拜渾何似。治世分明覩鳳麟。

弟眞聚送遠游詩

蜀道之難古道賒。君行何處是歸家。逢人約說胸中話。少不投機莫與他。

吾兄以至愛存心。與人言。多傷於盡。雖因而啓悟者多。而觸諱招謗。亦在是也。愚憂焉。故贈。

陳白沙挽詩

武夷爲約後垂死又三年明月羅浮外高樓鎭海前獨疑何面目相望此山川忽報龍巖訃乘春欲理船拙詩一章奉煩龍巖掌教李先生致之布衣陳先生柩前以表哀悼之忱耳布衣先生余雅敬慕久矣曩歲有書約予游武夷冀得一會今弗及矣可勝悼哉

林祺讀白沙挽布衣詩次韻

山斗非今日聞知忽此年二關一打過千聖常參前道學承眞統封書障百川生來嗟不及同汎遠遊船

門人吳汝欽挽詩

四百年來一鉅儒苦尋墜緒紹程朱傳道豈云參也魯正名誰說子之迂環堵瀟然貧不計泰山頹矣道何如九原若入文宣廟好責魯齋與草廬

愼獨記

有延先生以教子弟開講於家之前堂者適有邀先生飲主人與偕學母有愛子者乘先生不在詣堂以視主人之妻與焉逡巡至西軒妻置業履於牀俄報先生至忘攜以歸主人請先生假寐爲拂牀而業履在焉執入內以妻與先生有私礪刃拉欲殺之無以辯悲號不自勝曰願察之果爾死未晚也夜二鼓先生方對書主人執刃與妻至軒外令妻作厚語叩門而呼者三先生不問聲益促先生曰夜闌何祟乎妻曰予某之婦欲問先生起居耳先生曰而夫不在若是辱名教矣亟歸明當與夫言之主人垂長舌趨入

內驚駭咨嗟先生初不知其情旦促裝辭歸主人率其族黨謝罪請留先生卒不俟終日嗚呼疑似之迹不可辯者受害多矣非先生之至誠無二妻能免於死耶

過江郎山記

先生往京師道浙之江郎山時雲雨晦冥有榕城唐彥輝者指曰此雲中有三片靈石能興雲自蔽凡道此者多以石之隱顯卜所志之通塞今雲若此先生此行殆未遂矣乎先生愀然因向雲大囑曰靈石乎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無一毫私意也爾石有靈盍開其雲使我輩得一快覩其石乎衆有相目而哂者行不數步彥輝駭曰彼雲頭一點黑豈非石首見乎衆立觀雲忽然直下裂開三石全露高聳插天且五采秀麗異於常時衆駭益喜相慶去不數步雲復合如故亦甚奇事哉殆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夫

敍陳布衣先生存稾　周南

余始判毘陵得見唐荆川居一歲遂改判漳南而去之卒莫有文字之交豈其所以教我者有不在於文字也濱行送於河滸語余曰漳有陳布衣者學古遂行棄舉子業終其身隱於海隅至今士論與名臣幷夫人之輕重固不在乎爵位也特未見其文字耳吾子往覲以遺之余抵漳即訪其孫曰慶雲者郡弟子員也得其存稾而展讀之想見其爲人剛毅篤信程朱確然不爲習俗所移橫渠之後一人而已遂命工刻其存稾以廣其傳嗚呼予豈獨以其文字而已耶亦可以想見其爲人而尚友之矣

題陳布衣先生集

衍鋐讀先生行實。知先生爲先孝廉居敬公高弟。厥後高祖震湖公。復隨父受業於翠渠周氏。因得翠渠所以傳於先生者。俾子孫世世守之也。鋐雖未窺先生門戶哉。而於先世所傳聞聞。或偶得其一二。曩歲伏闕請定經書及文廟祀典。是皆竊取先生當日所用伊川故事。不知先生其許鋐否耶。顧鋐何人。安敢擬跋先生。惟是世居先生之里。世讀先生之書。淵源有自。而不忍自外於私淑者之列。故凡所以竊取夫先生者。亦猶之恪守吾家訓云爾。道遠風微。因輯先生遺文。而感慨繫之。時康熙己丑秋七月也。同里後學蔡衍鋐百拜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陳剩夫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陳晨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